

生命与希望的礼赞
宓春磊中国残疾人作品出版基金

遗产

YICHAN

阮海彪 著



华夏出版社

I247.57
1417

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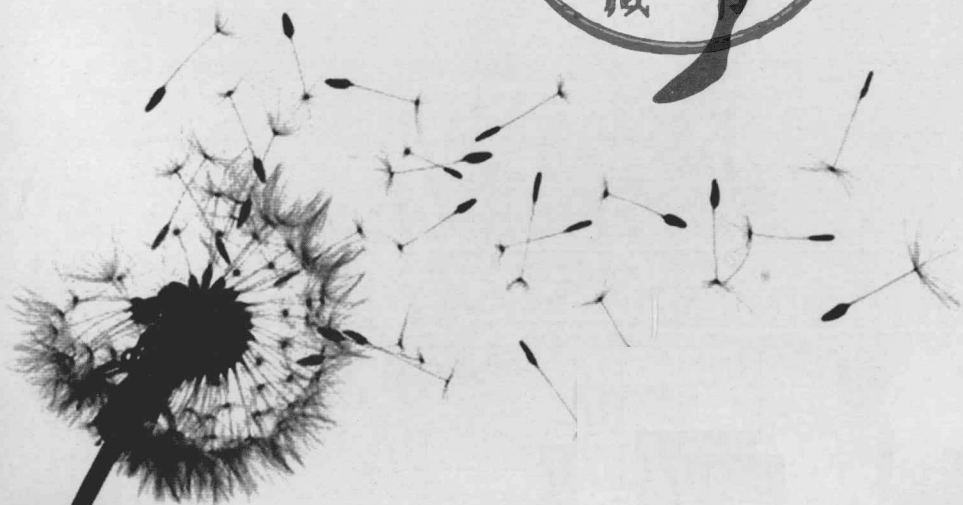
YICHAN

阮海彪 著

藏



生命与希望的礼赞
宓春磊中国残疾人作品出版基金

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遗产/阮海彪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10.3

(生命与希望的礼赞:宓春磊中国残疾人作品出版基金丛书)

ISBN 978-7-5080-5636-4

I. ①遗… II. ①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7 ✓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17780 号

遗产

阮海彪 著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圣瑞伦印刷厂

装 订: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

版 次: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 开

印 张: 11.25

字 数: 260 千字

定 价: 25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1

没想到，写作成了我的生存方式。三十多年前，我是说，中学毕业那时，我曾以为，人生最理想的职业莫过于当厨师。理由是，人生在世，吃穿二字。这两个基本的生存要素，吃就占了一个。拥有这样一份职业，能兼顾到生存问题，岂不是再好不过了？但我没想到，写作竟成了我的职业。我想，要是能重新选择，我会郑重考虑的。

有年春天，一个报社记者找上门。他对我说，他看过我的书，要我接受他的采访。我知道他指的是哪本书。他还跟我说，他深受感动，很有想法。看他很投入的样子，我对他说，那是小说。我的意思是：请他不要等同于生活，尤其对有些事，请他不要过于敏感。

但他没有理会。我是说，没有领会我的意思。

那天，他还跟我说，我们交个朋友吧，同是吃文字饭的。听他再三这么说，我把他当成了朋友，与他随便交谈起来。其实呢，我们素昧平生。事后，他把我们闲聊的内容整理成文，刊登出来，登了整整一版！

我妻子先看到那张报纸的。那天，她回家就把报纸向我劈面

掷来，她说，你看看吧，都写了什么东西！当时，我在病中，接过报纸，匆匆浏览。他写到了那些事！我是说，他写到了我最不愿意正视、一直在回避的那些事，写到了他！我只能暗自叫苦，有种悔不该当初的感觉。

我很不开心，同时担心，我的兄弟姐妹会不会看到它。看到这些文字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其实，我是过于担心了。事后知道，几乎没这种可能。那些天里，他们全都扑在医院里，因为他病重入院，医院已发出好几次病危通知书了。他们哪里还顾得上看报！一个星期后，他就病故了，病逝在那家医院里，我是说，我们的父亲。

那年春天，一九九四年春天，四月的一个上午，我妹妹突然来到我家。我请她坐。她说她不坐了，她要去通知其他兄弟姐妹。她告诉我，父亲病重，正在抢救，她要我即刻去医院。心往下一沉，我感到了紧张。她劝我别急。她说，现在赶去还来得及。她撇下我匆匆走了。那时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都没安装电话，住得又分散，挨门挨户去通知，很费时间的。

我赶快穿戴。完了，拄上拐就下了楼。我和妻子很快打了辆出租车。在那车上，妻子跟我说东道西的，我根本无心于她，心里一直记惦着我的父亲、他的这场来势凶猛的疾病、他的安危。

其实，在此之前，四五天前，我和妻子曾去看过他。那天，他因咯血住进了他家附近的那家医院。入院以后，用了些药，血很快止住了。但医生还是发出了病危通知。

那天，我们去医院时，正值春光明媚的下午，他躺在那洒满阳光、安静整洁的病房里。虽然从神态上看，他有些疲惫、虚弱，但是很平静。见我们来了，他很高兴，用手拍拍床沿，示意我们坐下，还要我挨近他坐。我问他，情况怎么样，好些吗？他点点头，

没说什么。医生关照过他了,尽量不要说话。缄默了许久,他忽然对我说:我没收入,没有保障。就这两句话,他反复说了好几遍。旁边许多人,我的兄弟姐妹,大家都听懂了他话中的那些言外之意。大家都劝他,要他好好养病,什么都不用操心。钞票的事你就别费心了吧!我们都这样对他说。沉默了片刻,他还是说了那两句话,反反复复唠叨了好几遍。那天,在我准备起身外出之际,他又轻声对我说:我还是想活下去的,我没收入,没有保障啊。他那种神情,似在犹豫,在请求。末了他又叹了口气说:你们也苦啊,过得不容易!我便意识到了,他要涉及那个最敏感、最实际的问题了。于是我对他说:我不要,我什么都不需要,我什么都不缺!是的,我很想跟他说,除却你们给予的这个破身躯,我什么都有。是这样的,你们已经给了我许多,拥有了这些,今生今世我不会再受穷受苦了。然而,这些话,我都没跟他说,因为没法说啊。

但我没料到,他的病情会急转直下,意识会在倏然间消失。要是料到这个结局,应该让他说下去的,也算对后事作个交代吧。

一九九四年四月中旬,那个春天的中午,我赶到那家医院时,很远就看见我的母亲从医院里出来,手上提着沉甸甸的网兜。那时的她虽已老迈,但精神还算健旺,步态轻健。老远看见我,她快步向我迎来。但就在这时刻,我的腿弯突然酸软,即向前扑去。幸亏旁人眼敏手捷拉住了我,但是这一跤还是摔得不轻。我母亲快步冲到我跟前,与人一起扶住了我。在为我拍打衣裤时,我看到了她脸上的痛惜。她要我别急,慢慢地行走;还说,事已如此,急也没用的。不过,她还是要我赶快上楼,因为他——“老头子”——快不行了。她陪同我们重新上了楼。我注意到了,年近七旬的她,上楼时的脚步比我还稳健。

到了三楼,转过楼道拐角,我就听到了几声粗重的呻吟声。这声音响亮、强烈,很痛苦。我的心被它紧紧揪住了,由它牵着向前。我没料到,我的母亲竟会领着我们直接走向了他!更没想到,这声音竟然出自于他!那天,走到病室门口,映入眼帘的是他那张痛苦得变了色、走了形的脸,我的心立刻紧得阵阵发痛。

后来我知道,他正处于昏迷状态,医学称作肝昏迷的那种。

不久,我的兄弟姐妹陆续赶来了。

我们围在他的床边。他开始咯血、大口地咯血。我们接连不断地向医生值班室跑,向他们求援。医生、护士接连不断地赶来,为他测血压、改医嘱、打针、挂药水。但在忙乱之后,他们还是表示了束手无策。最终以那句话结束了他们的疗救:已经跟你们说清楚了,你们该有所准备的。听他们这么一说,我的姐妹们立即泪流满面。我们无不肃立在他的身旁、脚后,默默地垂泪,轻轻地抽泣。

我抬头看了看天,窗外飘起了淅沥的小雨,刚才还高敞的天穹,顷刻变得低垂、晦暗。

这个场面太苦痛了,实在使人无法忍受。

我独自来到了走廊外。那一跤摔得不轻,膝头在隐约作痛。我担心又会出血,在长椅上坐下。在最初的一瞬间,我的脑腔里一片空白。不久,空白的脑际突然跳出一句话,不知从哪里看到的一句话,意思是说,人在弥留之际,他一生中经历过的重要事件就会在眼前闪现,尤其以那种让他最痛苦、最恐怖、最不堪的往事居多。想到以前我与他的种种,忏悔、痛心和不安立即占据了我的心。

自责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,在外待了一会儿,我又进了病室。

黄昏时，雨下大了。还起了风。他的咯血似乎止住了。但从神情上看，他更痛苦了，渐渐平息下去的呻吟声又开始粗重、高扬起来。我母亲招呼我和我的哥哥，要我们守在他的床畔。

我们默默伫立在他的床头，久久地注视着他。看着他那张痛苦、迷惘、依恋的脸，我那个平时不轻易流露感情的哥哥禁不住悲恸。

阿爸，你如有知觉，你该知道谁在抚摸你，抚摸你的脸颊。他久久抚摸着你那张因为难受、因为痛苦、因为迷惘、因为依恋而抽搐的脸。这个不轻易流露感情、这个因长久经历苦难而近似冷漠的男人。他久久地抚摸着，抚摸你那张正在渐渐失去知觉的脸颊。此时的你是否有知觉，是否感到了慰藉？这个平时不免唠叨、不免牢骚的儿子，这个有时难免会向你发泄人生不满的男人，你的大儿子，在与你诀别时，他还是动了他的感情。

阿爸，你是爱他的，你爱家里的每一个人，你的每一个子女、每一个下一代。你应该宽谅他、宽谅他平时对你的偶尔不敬。你应该知道，平时他更多的是对你的好！在你离开家庭的那些漫长的岁月里，是小小年纪的他代你挑起了生活的重担，然而命运却给了他太多的不公！

而他，你那个平时好动感情的小儿子，此时却显得平静，甚至不为所动。他只是静静地站在你的身边，思索、追忆，一个劲地流泪，默无声息地流泪。但是谁又知道他的泪水为谁、为何而流呢？

一个平时不是那种动感情的人；此时却显得异常的温存。

一个平时有太多感情的人，此时却显得这样的冷静。

那天，那个黄昏，他们兄弟俩久久守候着他们的父亲，都不约而同想到了他苦难的这一生。

2

两小时后，我们把他送往那里。

我默默尾随着他们，我的母亲、我的哥哥和我的姐妹们，还有他们的下一代；随同他们一起乘电梯下楼。经过长而狭的走道，我们来到了那个僻静的地方。

一个沉默不语、黑着一张脸的老男人，为他启开了一扇门。他示意我们止步，我们只能驻足了。他把那辆车推进去，随手关上了那扇厚重的门。这样就把他留在那里了。我们虽都依依不舍，但却感到无奈，只能留下他听凭他们处置了。

我的姐妹搀住我们的母亲往回走。我的后来赶到的妻子挽住了我。在我走下那幢大楼、走下那些高陡的台阶时，不知是谁托了我一把。

门厅里、走道上都亮着灯。雨不知何时停了。春天的晚风带着雨意有点冷。走在那条长长的甬道上，我突然感到有些不舒服，要求找个地方坐坐。走出医院大门，见街角有家饮食店，我和我的妻就走向那家灯火暗淡、客人寥落的小店。我们在门口那张桌前坐下。看着路灯下湿冷的街景，飘忽的思维把我载向了少年时的那一幕。

一些夜晚，也是这样的街景：昏暗的路灯、黝黑的房屋、寂静的马路。还有几次在冬天，寒风凛冽的半夜。我独自一人送他上车，送他回到他长年羁留的地方。身材挺拔的他肩上挑着担子：两个包裹、一根扁担，在前面匆匆走着，为的是去赶火车站的那班末班车；矮小病弱的我，紧随其后，迈着急切的步子。我俩都走得气喘吁吁的，但他还是不断回首叮嘱我：药在什么地方，哪里不适该用什么药；还有乖、听话、不要惹你母亲生气，等等。穿过那片弯弯曲曲的狭弄小路，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横在了我们的前面。往右拐弯稍走几步，就是那条横贯城市的公交线的一个车站。我们在站牌下收了步，但不等他吸完一支烟，左边的路尽头，一辆公交车闪着大光灯向我们驶来了。以后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提着那些沉重的行装上了车，看着车门在他身后无情地关上，看着那辆奔波了一整天、显得疲惫的末班车载着他悠悠晃晃地驶入浓密的夜色，最后慢慢消失在未知的远方，我这才往回走，壮着胆子穿过那些黑暗弯曲的老城区的街道，回家去回味留有他带着汗味和烟气的余温。

现在，死亡为我关上了另一扇门，把他永远留在了门外的世界，今生今世，我们再难相遇了，想到这些，我不由得无限地悲伤。

那天，他们回家就整理起他留下的那些遗物。面对着一个生命的终结，这种清点或者说盘点是应该的。据说，他们在什么地方翻到了一个小本本，本本上记载着他当年的那些收支账目。还找到了一个银行存折——当年他所在农场那家信用社开设的活期存折。据说，那本存折上，有几个依稀可辨的阿拉伯数字，几个微不足道的数字，几块钱，或者是几毛钱。那天，为他清理遗存的那些人和他的女婿都发出了感慨：阿爸真节约啊！

阿爸真想不穿啊！

说后就把那个原本可以传家的小本本扔进了畚箕里。

是的，他们原想寻找黄金、白银和珠宝玉器的，翻箱倒柜就是为了寻找这些东西的。

我是事后听说这些事的。等我赶到时，那本存折已被他们连同那些破烂丢弃在夜色下的垃圾箱里。我闻言为之扼腕。我想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抛弃的是什么东西？这可是一件传家宝，一种历史的证物啊。

那个小本本我后来见到了。几块肥皂、两枚针、一包桉叶糖、几斤花生都列于其上。其实，从来没人过问他的收支情况，但十几年如一日，他就一直这么记着，一丝不苟，毕恭毕敬，一个小钱都不敢马虎。

年轻时主张“能挣会花”的他，中年过后就变成“会赚不如会用”了。会用的内涵是什么？当然包括精打细算、省吃俭用、开源节流了。

难忘那年春天。

依稀记得那个春天。他难忘那个春天。那年他八岁，虚岁八岁。

这是一九六三年的春天，一个平常的春天。像自然界的小生灵，小狗、小猫、小绵羊、小兔子，他是喜欢春天的。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，一个有病的小男孩，他喜欢春天，天经地义。

至今记得那个春天。虽然距今已有三十多年，他仍然记忆犹新，对那个遥远的春天，对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，他记忆犹新。这个春天，这天上午，他死死拉住他家的门栓，不愿去幼儿园。因为，这是春天。因为，这是星期三。星期三，父亲的休息日。父亲的休息日，对他就意味着一个节日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星期三对

他就是个特殊的日子。他爱每一个星期三，直至那年春天，那个星期三。

这个星期三之前，父亲曾答应他，下个星期三，无论如何抽空带他去洗澡。洗完澡，还将带他去公园。自幼接连不断的疾病，几乎剥夺了他外出的权利。这个权利，只有父亲能给予他，在他的庇护下，在他强有力的胳膊下。公园，春天的公园，对他太有吸引力了。至于洗澡，他不太喜欢。父亲的许诺太美好了。那些天里，他心里总是喜滋滋的。那几天里，他就像在过节。他盼望着那个星期三。然而，星期三，这个盼望已久的星期三，父亲却要送他去幼儿园，像平时那样，送他去幼儿园。而在平时，在印象中，父亲从来对他百依百顺的。从来说一不二。因为，这种动不动就出血的疾病太可怕了，没人敢惹他的。从来都对他百依百顺，他的家人，尤其他的父亲。而这次父亲却不想践约，仍要送他去他不爱去的幼儿园。

哭闹，死死地把住那扇门，把住那扇经日晒雨淋已经枯裂变形的木门。他哭闹，不愿去那里。父亲弯下腰，哄他、劝他，还蹲下身子，耐心地哄劝他，希望他去那里。还说下午他来接他，他亲自来接他。还说给他买玩具。给他买最爱吃的零食。他不依。他继续哭闹。一向对他很有耐心的父亲终于失去了耐心。缠了很长时间之后，父亲抱起他就走，一下把他架上了自行车。他对父亲的强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：你居然说话不算数，你居然来硬的，你竟敢！于是哭闹，更强烈、更大声的哭闹，还要挣扎着跳下车，往地上溜，闹他一个天翻地覆！父亲对他束手无策。短短十几分钟的路程，他们却走了半个多小时。路上他一直想往车下跳，张牙舞爪，或变成一堆稀泥。父亲耐着性子，一再把他的往车上扶，犹如扶住一块玻璃，一种易碎品，贵重的易碎品，累得满头大汗。直到他哭干眼泪，哭乏了身子。

父亲把他送到幼儿园大门前，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柏树下。父亲支起自行车，把他抱下车。父亲掏出手帕，为他拭净满脸的涕泗，然后弯下身子对他说，下午，他来接他，一定亲自来接他，早些接他回家。父亲说话之间，他又流泪了。他委屈，不断地流泪。父亲好像等不及了。他没用手帕，而是直接用粗糙的手掌抹去了他满脸的泪水。父亲轻轻拍打他的肩，悄声对他说：去吧，乖！

只能如此了。

顺着平坦宽敞、长满葡萄藤的走廊，他噙着泪花，一步三回头地向教室走去。在长长的走廊尽头，他再次回望，父亲还在那里。父亲扶着车把，向他点头微笑着，以示鼓励。直至他举手在教室门上怯怯地拍打，父亲才飞身上车，匆匆离去。

自学习写作以后，我知道了如何练字。我想，我用“矫健”这两字来形容父亲上车那时的身姿，肯定是不为过的。但我还是坚决摒弃了它。因为在我的记忆里，那天，父亲上车时的神情，除了矫健，还有一种焦躁。在这部耗去我几多心血、对我的生命具有重大意义的书里，我不愿意随便处置每一个形容词。我力求准确。

我记得这样一个场景，作为自由人的父亲，是这样跟我道别的。当时，我只是感到了一种淡淡的悲伤，一缕淡淡的不祥。要是我知道，从此一别，我将永远失去我的年轻的父亲；要是我知道，失去父亲对我意味着什么，我真该哭它一个昏天黑地。

就是那年春天，一九六三年的春天。那年我八岁，虚岁八岁。

腮帮子塌陷，脸皮绷得紧紧的。还有：下巴颏削尖，有棱有角的。两眼却放射出光亮，犹如抛光机上打磨过的钢球，炯炯有神，熠熠生辉。一缕额发，一缕可能因为匆忙而来不及收拾的额发，

随意地搭在那个宽宽的脑门上。它似向我透出了几多信息，道出了那种忙乱而充满生机、充满欲望又充满陷阱的时代气息。

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？

以前，在我家的五斗橱里，那个上锁的抽屉里，有本蒙着大红绒布的小本本。这个小本本，是他当年的工会会员证。这本红色会员证上，有张泛黄且褪了色的相片。这张相片就是那时候照的。这张相片现在我已找不到了。其实我是很想找到它的，留在身边，作为永久的纪念。但我始终记得它。想起它，父亲那时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眼前：瘦，精神，鼻梁挺直，下巴尖削，眼窝凹陷，眸子格外的润亮。它自信而坚毅地注视着那个纷乱多变、充满欲望和多灾多难的世界。

一张相片摄下了那个时代的纷乱。

依稀记得那时的情景。各式人等不断地找上门：骑车的，徒步的，匆匆忙忙，进进出出。睡眠很少。嗓音嘶哑。眼球上总是蒙着隐约的血丝。还有：长时间蹲在炉子前，往那个铁锅里熔炼那些银白色的东西——不断地把它们由固体的变为液体的，由液体的变为固体的。以至于屋宇间老是充斥着一种难闻的气味。还有：接连不断地抽烟。大声地咳嗽，响亮地吐痰。然后就是下面条：用一种最省事最没原则的方法，把面条、蔬菜、油盐统统投入沸滚的锅里，烧煮。就是那种被称为烂糊面的东西，面非面，糊非糊，疙瘩非疙瘩的，一种界限模糊难以下咽的食物。全家老小最痛恨的那种食物。一大锅通常只能消费那么几勺子的东西。而他的态度却坚决，说得更干脆：要吃就吃，不吃拉倒！因为，他不会也不愿为此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他必须腾出宝贵的时间，去从事那种要死要活的工作。日公夜私。他要抓紧时间尽量赚取属于他的每一分金钱。

那时，他只知道拼死拼活地干活，却丝毫没察觉到苦难正向他慢慢走来。

然而，他却以为他的苦难是他的女儿给予的。其实呢，则不然！

有一个细节我不得不说一下。

一天，我哥哥一路上哭回了家。问他出了什么事：被人打了、受人欺侮了，还是怎么了？他就是不开口。后来被问急了，他才抽抽噎噎地说，老师找他谈话，询问了关于他父亲的有关问题。她说，就是那个老师说，你的父亲怎么是这样的！我父亲怎么啦？当时他不敢这样问，但最终还是知道了是怎么回事。那天，老师向他描绘了一个人的形象：这个人敞着衣怀，蹲在一家马路茶馆的长凳上，鸟那样蹲着。她还说他随地吐痰。一头蓬乱的额发。总之，他给了她一个意外的形象，不是她想象的那种形象，富人的形象。与她想象中的那个形象相距甚远。于是就找了他的儿子，向他提出自己的看法，道出了对他的评价，带着隐约的失望和惊讶，甚至鄙薄。害得他大哭了一场，出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，大哭了一场。他认为他坍了他的台，他为他感到羞愧，他为他害臊。因了她对他父亲的评价。

一个小学教师，他的班主任，她的话有这么重要么？

我不知道此事是我亲眼目睹的，还是他们曾经说起的。这些我都记不得了。但我知道有这么回事，在我的记忆中。那年月，他经常去茶馆摸行情、领市面。许多生意，他都是在茶馆里与人闲谈中成交的。那些年月里，他常去孵茶馆，这座城市的许多茶馆，都被他兜遍了。

在这里，我写下它没其他意思，旨在说明当时的情景。

五岁，六岁，七岁。何时开始有确切的记忆，我已记不得了。

四十多年来，止痛剂、镇静剂侵蚀了我的记忆。曾被我铭记的往事，越来越淡漠了。但是有些事，有些往事却刻骨铭心，永志难忘。而被我的记忆紧紧抓住的那些往事，那些淡如烟霭的往事，它们大抵与他有关。

记得这么一个晚上，就是那个星期三的夜晚。确切地说，是那天半夜。我回家时家里被翻箱倒柜、掘地三尺的情景，我已经说了。但我没有说过那个半夜，那个星期三的半夜。现在我说的就是它。

那天半夜，我睡得很熟，独自睡在父母亲的那张大床上。突然之间，我放声大哭。我的响亮的毫无由来的哭声很快招来了我的母亲。母亲喃喃地哄我，心不在焉地拍打我。母亲以为我做了噩梦，其实我没有。喷泉似的泪水很快打湿了我的枕头。母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她不再哄我，不再管我了。我睁开眼，低矮的天花板下，一盏摇曳的白炽灯下，母亲那张焦黄的脸庞映入了我的眼帘。

母亲脸上似写着，她没有合过眼。还有，那些正在上中小学的姐姐哥哥们，他们也没有合过眼。他们都围着我们的母亲，斜斜地靠在床架上，全都围住我们的母亲。他们也像我们的母亲，满脸的烟灰气。

这就是父亲离开我们的第一天。记忆中，我父亲离开我们的第一夜就是这样度过的。那年我八岁，虚岁八岁。

我父亲出事那年，我妹妹六岁，我小姐姐十岁，我哥哥十二岁。我的大姐最多十五六岁。那年我母亲三十八岁，我八岁。还有我的二姐，可能十三四岁。

看了以上这些文字,不知你们将如何看待他、如何评价他——我的父亲。

然而在他的心里,他的父亲永远是个男子汉,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他不知道他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会不会给人产生美化的嫌疑?但是事到如今,他已经不在乎了,不在乎你们将会怎么说,不在乎你们将会如何评价他的父亲以及他们这一家子的。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父亲,失去了父亲,他什么都不在乎了,把生前死后看得很淡,无所谓。